



이 책은 사실적인 문제로 한국의 최남단 자리한 남만의 섬 — 제주도의 바다와
 오름, 민간의 풍속 예전, 섬의 각종 축제 등에 이르기까지 이쪽의 산수와 풍토, 인심을
 중국인의 시각에서 흥미진진하게 서술하고 있습니다. 중국인 관광객들이 무비자
 입국을 할 수 있는 제주특별자치도, 이곳을 바로 제주도 여행의 좋은 길잡이가
 될 수 있습니다. 일반 관광 가이드북과 달리 이 책의 저자는 여러 해 동안 한국에서
 생활한 중국인입니다. 저자는 제주 산하의 아름다움뿐만 아니라 그 자연을 담은
 인문적 아름다움도 몸소 체험하였고, 제주를 떠나는 아들이나 한국문화에
 관심이 있는 독자들에게 또 하나의 안내서로써 권합니다.

走近韩国

바다 보러 제주가기 到济州看海去

梁 军 著

바다 보러 제주가기

梁 军 著

— 제주도의 바다와
산수와 풍토, 인심을
관람객들이 무비자
여행의 좋은 길잡이가
여러 해 동안 한국에서
다녔다 그 자연을 담은
이들이나 한국문화에

走近韩国 到济州看海去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济州看海去:走近韩国/梁军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06-8803-7

I. 到... II. 梁... III. 岛—旅游指南—韩国

IV. K93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139 号

本书得到济州道政府财政资助, 特此鸣谢!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07495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i@263.net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电话: (010) 64017809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6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35821

序：道不尽的思念

——《到济州看海去——走近韩国》

我的文稿快接近尾声的时候，窗外金黄的杉树叶已开始在秋风里飘飘洒洒地散落了，又是一秋，想到就要结束在韩国的生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十年的岁月对我来说只有济州四年是“生活”，而在陆地上的求学、求职的打拼不过是“生存”而已。从1999年赴韩，我经历了初闯首尔，远走济州，然后又杀回首尔读书念学位，直到现在又在韩国外省求职，这一系列的“从故乡到异乡”的曲曲折折，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济州这一段的人生风景最值得我阅览。这是我经历后才体味到的，而能体味出来了意境便也意味着消逝了。

思念中的前行，给我们艰苦的难熬的平凡人生旅程涂上了秋意的色彩，至少心中有了一份诗意的憩息于大地的追求与企盼。因为有四年济州生活的根基，让我这个异乡客能置身于更多样的角度来看待我眼中的韩国，回想起来，济州的山水人情确实给予了我一份在韩国坚守的勇气和力量，它甚至开启了我后来去首尔攻读博士课程及其撰写学位论文时的思路。四年的济州生活，无论是狂风浊浪还是风平浪静，也不管是温暖于怀还是孤寂彻骨的情愫，都像济州海边随处可见的黑石那样真切，它们铺就了我前行的道路，吸引着我不停地走下去，去欣赏更

为美丽的景色。四年是人生的一瞬，但她给予我的也许会陪伴我的一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信念，养育我四年的济州，我该用什么来报答呢？对于我这个归国后生活尚未有着落的人来说，只能写下我心中无限祝福的文字。所以趁归国前暂时的“安定时期”，我记录下了一份遥寄给济州的思念之情。

为了配合文字，我决定临走前再前往济州拍一些照片来装饰我的散记。与其说这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不如说是我想再观赏济州景色的潜意识心理使然。于是，利用学校期中考试的空隙加上周末的时间，我又一次飞往济州。从2003年年底离开济州以后，这中间除了陪亲友在济州度过一次匆匆忙忙的两日游，我自己还没有回去过。而这一次就像2000年只身一人飞往济州一样，当年品味的是孤独，而今找寻的是思念。

从我现所在地清州机场飞到济州不过是45分钟的航程，一杯饮料尚未喝完飞机就已着陆。我一直以为自己经历了太多的离别重逢，心中早已波澜不惊，却不曾想济州这个地方还是让我感到了“近乡情怯”般地激动，拎着箱子走出机场的那一刹那，四年间的一幕幕情景纷至沓来让我一时竟分不出现实与过去，岁月颠倒又回来，模糊又清晰……

托友人帮我租了一部车子，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济州车辆管理所更换新版驾照，我的旧驾照早已磨损得画面混浊不清了，每次都须费时确认才能证明我的“济州身份”。有了这个济州驾照能享受很多济州人的优惠，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获得精神上我与济州尚未脱离的那份认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惊动更多的朋友，只是回原来住过的地方

拜访了我的邻居阿妈妮和她的女儿高姐姐。因为高姐姐有汉语课，到晚上10点才下课。我们去原来小区旁边的农协超市买了一条银白锃亮的鲜带鱼，回到家阿妈妮为我做了济州特色菜——南瓜带鱼汤接风，这时的南瓜和带鱼都是味道最纯正的时候，坐在暖暖的热炕上，一碗浓浓的鲜鱼汤热乎乎地暖在了我的胃里和心上。阿妈妮不停地把最厚实的那一段鱼肉挑出来夹到我碗里，念叨着：“多吃点儿吧，可怜的孩子，到了陆地上能吃上什么呦！”看到阿妈妮身体安康，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月前还去日本探亲走了不少地方；妈妈和姐姐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居然搬到一起住了，这让我甚感欣慰。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一人开车狂奔于济州，汉拿山、小火山、海水浴场、海岸道路别来无恙，只是秋季的渲染让它们更加妩媚。车子开到哪儿都是一幅画，以我纯业余的摄影技术不必有太多选景角度的担心，但是4天时间又怎能浓缩我心中的景色呢！有时车子疾驶而过，而景色却不能被摄下，因为道路是单行线，只能一路驶下去，错过的景色固然遗憾，可也正因为有遗憾才会有追求，也才会有思念，才会让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在第一山麓道路上，我把车子停在了一片牧场上，也许是秋忙时节，看不到一个人影。远处连绵起伏的小火山下散落的坟冢静静地享受着秋季温暖的阳光，这让我想起当年参加的济州登山队活动的情形，躺在松软的草坡上，我心里常会涌现出韩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廷柱的一首诗：

蔚蓝的天空，清澈而辽远
那一天让我们思念所思念的人吧

远处，更远处
丹枫掠过繁花
再把秋意染透

雪飘的日子，如何？
春来的日子，又如何？

假如我已死去
你在生的那一岸；
假若你已死去
我却在此岸的这一边

那一天让我们思念所思念的人吧
蔚蓝的天空清澈而辽远

我觉得这首诗很能代表秋天的心境。特别是人到中年以后，对秋季的感情显得格外敏感，它的繁茂，它的深沉能让浮躁的生活有一种寄托，正是在济州的时节，我走向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所以连同济州的秋

色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别致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文字还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游记,至于把它归到哪一类,正如我这个人一样常常被人视为“另类”,这样定位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对于生活之路的把握有时真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也托福这份愚钝,让我停下来享受了一段意外的“风景”,谁曾想过这片风景又定格在我生命旅途中,成了我常常想翻看的一页呢。

从济州回来再整理写过的东西,我就更加感叹自己文笔的笨拙。无论如何我写不出天赐予济州的大自然山水的神奇与奥妙,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是像海边一块斑驳的玄武岩黑石,虽然粗粝,却真实而坚韧。

是为序。

2008年10月于枫叶染尽的韩国清州忠北国立大学

楔子：和“三多”“三无”岛的缘分

几个月来的奔波终于就要了结，2000年的1月2日，我从首尔（当时还称汉城）飞向了济州。

自从打算离开首尔另求别处谋生后，年末的最后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收拾、整理、装箱和向友人告别的杂事中。回想刚到首尔三个月，还没容我站稳脚跟，我的谋生之地——一所首尔的江南补习班便匆忙倒闭了。又三个月，大字不识，除了“你好”什么都说不好的我，便在这偌大的城市里，为生存而东闯西撞。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在新奇、兴奋、惆怅、痛苦、焦虑等混合在一起像过山车般的精神世界里眩晕着。终于在1999年年底世纪之交的关头，一名韩国济州籍学生的偶然电话，让我怦然心动，我决心放弃首尔，结束这里的生活，到那个有着大海和日出峰的济州岛上去寻求一片新的风景。所以离开首尔前，可以确切地说，韩国的一切于我还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那些日子，新“世纪”的曙光已经普降人间，首尔也合着世界大都市的脉搏，正在展开倒计时活动，万众翘首企盼，街头一天天精彩起来，入夜霓虹灯的流光溢彩便夸张地四处蹿射，烘托着四周人们激动、兴奋的氛围。而这一切除了让我更感到孤独、寂寥以外，没有更多的感受。我

既没有跨入新千年的兴奋也没有离别的惆怅。我只能用“梦里不知身是客”来抵抗、摆脱这份麻木。那些日子,思想、身体的疲乏也确实只想让我实实在在地睡上一觉,反正也断了在首尔继续生存的念头,于是我开始不分黑白地昏睡。然而离别真真切切地就要到来时,我反而睡不着了,毕竟前面要落脚的地方是一座独立的岛,和在陆地感觉不同。如果说陆地还连着故乡的地脉,那么,那个被大海包围的小岛可就活生生地断了这一切了。那种无人诉说的无奈加重了我的心慌,我盘坐在地面上,伸脚可及的四面透风的墙壁,此时成了我温暖的屏障。假设连这简陋的墙壁也轰然倒塌的话,是不是就像坐在一块无法抵御风雨的孤岛上呢?我不敢再胡思乱想,爬起来找事分散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我用一个晚上收拾好了我的全部“家当”,“家”被装进了大旅行箱里,我的立锥之地便消失了,我只能随着轱辘上的“家”,在新千禧年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达了金浦机场,好赶头次航班,等待着向下一个“家”的移动。

我的座位是临窗的,本想在飞机上好好欣赏一下三千里江山的秀美景色,但一上飞机我便感到从心底涌上的疲乏慢慢地向我周身弥漫开来,我倚靠在窗前,望着渐行渐远的地面,眼前也不断地模糊,等飞机蹿入云端时,我却不知怎么跌进了遨游大海的梦境里。

我整个人在海里飘着,周围不时聚来色彩斑斓的游鱼,当我伸手想去抓住它们时,它们又像鸟一样倏地飞走了。就在我焦急时刻,一只绿色庞大的乌龟,把我驮出水面,我刚想站立起来,突然脚下一滑……接下来我被吓醒了,但是下面的一幕更让我吃惊不已。我从窗外望去,刚才梦里出现的那个绿色的“龟”,此时,正生动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只见一只巨大的像碧玉般绿色的“龟”状宝石稳稳地镶嵌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四周是呈放射状的白色帆点，如同澄明的小虾围绕着它蹿来蹿去，这只绿色的龟状宝石分明就是济州岛，周围的白色帆点则是往来穿梭的船只。从首尔到济州不过是一小时的飞机旅程，但这里的景色已经完全不同于陆地了。飞机不断下降，再下降，终于咆哮着冲进了这枚绿色宝石里，此时，虽是隆冬季节，但一下飞机我便被温暖如春的绿色包围了。

办完手续，我和前来接我的补习班老板在接机大厅里见面了。院长（在韩国补习班称作学院，所以老板被称为院长）的汉语不算流利，但沟通没问题。这是我来韩国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第二次被人接机，从这次以后，无论我换到哪一个学校，也无论是济州还是陆地，我便再也没有享受过接机的待遇了，不管心里有怎样的感受，有一点我应该骄傲，就是韩国人不再把我看成是客人了，我知道从这一站起一切要靠自己打拼了。

机场外完全是一幅热带风光，巨大的芭蕉树一棵连着一棵，在街边摇曳着。橘子树则是济州的另一个特色。来之前我就听说济州的橘子很有名，在首尔超市里或是街面小贩兜售的橘子也都产自济州。只见济州机场外的几株橘子树上有的还挂着黄橙橙的果实，有的树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橘子，行人一副见多不怪的样子，只有我一路琢磨：那掉在地上的橘子怎么没人捡起来呢？

我跟着院长，首先来到他的老丈人家，因为还未租到合适的房子，我被暂时安排住在他老丈人家。这是一栋独立的2层小楼，院子不大，

但种满花草,当然少不了橘子树。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式济州人之家。家中只有老两口,老太太胖墩墩的,慈眉善目,是一位退休的老师;老头清瘦瘦高,高鼻深眼,长相不太像亚洲人,据院长说参加过美国对越战争,英语发音很标准,每天负责早晨叫我起床:“get up, please, Don't be late! Miss liang.”他们不像一般的济州老头老太太,上来先来过问我的年龄、婚姻等一堆家长里短,看来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这种家庭在老济州人里不多。老济州人家大部分属于渔民、果农、商人,到了年轻一代才出现公务员、教授等新式职业。

第二天,我便走马上任了。学院开课很早,因为没有公共汽车,院长每天开车来接我,晚上再送我回来。我的房间是一间书房,四周书柜环绕,可惜,我那时韩文大字不识,尚处文盲阶段,满屋书香算是给我白费了。加上学院的课从早到晚,当时正值放寒假,假期是学院的黄金季节。我们学院名字叫“北京中国语学院”,我的到来,让济州学生见到了说货真价实“北京话”的老师,所以从我一去,学院里前来报名的学生就络绎不绝。就这样一天下来,口干舌燥,腰酸腿疼。回到家,洗漱完毕,倒地便睡。传统韩式家里没有床,抽出被褥就是床,所以是真正的倒地便睡。

终于熬到了周末,我睡了个懒觉。醒来发现爷爷、奶奶都不在,我以为他们在附近一会儿就会回来,可是直到中午也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想出去走走,却找不到钥匙,我只好百无聊赖地等下去。不时,出门在大门口外张望,可是整条路上偶尔溜达过来一只狗以外很少有人,好容易见到一个人,我就赶忙跑回到院里,让他知道我们家里有人,好像人家是贼似的。先把别人假想成贼,这在我们防不胜防的社会里,的确是个智

高一筹的法宝，可是在一个路不拾遗的环境里，就显得很尴尬和滑稽了，果然路人也在用怪怪的眼神望着我。

下午接到了院长的电话，他说开车带我在岛上逛一逛，让我在路口等他。我告诉他爷爷奶奶都不在，我没有钥匙出不了大门。他无所谓地说了句：“不用锁门，关上就好了”。越是这样漫不经心我心里就越犯嘀咕，我的衣服、书籍、护照、钱包，丢了哪一样都麻烦呀。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只好把能带上的重要东西都揣在我的双肩背包里。院长看我这副样子诧异地问：“济州不大，开车转一圈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他觉得我以为要出远门呢。我心说，地理概念我还有，可你们这儿的世风人情我可摸不准。

后来院长可能也琢磨出了我的举止，他向我解释说：“以后你想出去就出去，不用锁门的，他们家不像我们住公寓的人家，没有钥匙的。”出门不用锁门，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北京家中的防护门各个堪比监狱的大铁门，锁上三道还怕贼进来呢。

一路上，院长给我讲了一些济州历史上的风土人情。据说在一片洪荒的太古时代，突然从地下的三个洞穴里冒出三位神人，他们分别是高氏、梁氏、夫氏，他们身穿皮衣，以打猎为生，有一天，三位神人站在汉拿山上向下俯瞰，只见从海面上漂流过一只木箱子，他们赶过去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三位穿着蓝色衣服的漂亮姑娘。原来他们是来自远方碧浪国的公主，携带五谷，牵着家畜小马、小牛前来与耽罗国的三神人完婚。婚后，他们以射箭方式决定自己的统治领域，各自为据，生儿育女，繁衍成了今天的济州。高、梁、夫至今仍是济州的三个大姓，在济州市内

有一处三姓穴的领地,在绿草茵茵的草地上有三个成“品”字形排列的洞穴,这就是济州祖先高乙那、梁乙那、夫乙那破土而出的地方,令人称奇的是它从不积水,并且四周的树木都向此而生,每年的春秋大典(农历4月10日,10月10日)和乾始大典(农历12月10日),济州人都会在此隆重地纪念他们的开国祖先,济州当年被称作耽罗国,它与陆地的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隔海鼎立。离济州不远的郊区城山邑保留着三位祖先与公主举行婚礼的遗迹,如今只剩下一块石碑为证了。另一处济州市区的禾北洞矗立着当年三位祖先在汉拿山上放箭选址的中箭之石,上面箭头射石的痕迹早已斑驳模糊了,只留下一块历史的沧桑。

创建济州的三神人中竟有一位“梁”氏本家,这让我感到既惊奇又亲切,难道我的祖先和济州有什么关联?冥冥之中,我被招引到这个小岛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韩国人对缘分的讲究有些神乎其神,一位韩国朋友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转抄了一段话,翻译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世上没有偶然相遇,因为有前世的约定才让我们今天见面;一生该遇见的重要的人即使是灵魂深处也是处于约定的状态,因为相互间的约定才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那么我该遇到什么样的人?又该经历怎样的事呢?从来都是无神论的我,一踏上这个小岛,便总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命运的力量在左右着我。它引起了我的好奇,即使我不过这里是的一个匆匆过客,我还是忍不住想了解它。

大学和博物馆是了解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最直接的场所,2001年6月建立的国立济州博物馆,占地面积约55579平方米。里面展示了济州从史前时代到朝鲜时代的深厚的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如果想了解济

州的历史文化,这是一个不可不去的地方。

济州岛屿是随着汉拿山于30万~10万年间火山喷发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据考古发现,岛上的人类活动出现在12000年至8000年前。在朝鲜半岛出现国家的古代历史时期至中世纪,济州是一个被称作“耽罗”的国家,12世纪初被合并到高丽,从此开辟了耽罗郡时代;朝鲜王朝时期(1392~1875年)又被收为“济州牧”。日本投降后,从1946年8月1日起升格为济州道(相当于中国的行政区划省),近几年又成为了大韩国第一个“特别自治道”。从济州的历史变迁也可以看出它与陆地血脉相依但又相对独立的个性,正是这一特色使得济州的文化在高丽文化中独树一帜,有着鲜明浓郁的岛屿风情。

济州有“三无”“三多”之称。三无,即无大门,无小偷,无乞丐。济州的民俗村里,有一处景观就是用三根横梁做成的大门。大门是两尊方形柱石,柱石内侧各钻三个圆孔,圆孔内插进三根圆木,这个圆木栓被称作“正囊”。如果一根正囊的一端落地,代表主人暂时外出;两根落地则表示主人就在附近;三根都落地则告诉来客主人出远门了。这个习俗至今还在一些村子里保存着。“三无”一方面表现了济州正直淳朴的民风,勤劳节俭的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历史上济州人家困顿、贫穷,家徒四壁的现状。和陆地相比,济州很少有暴发户式的人家,家境殷实的也大多是几辈子辛勤劳作,勤俭持家积攒而成的。老济州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土地房产,过去是茅草屋,为了抵御狂暴的海风,济州人都用麻绳编织成纵横交错的网子罩在屋顶上,下面坠上重重的石头。现在韩式传统住宅的构造都是“樗卯”结构,即不用钉子只用木桩来支撑的房屋,坚

固耐用,冬暖夏凉。济州老人不太喜欢公寓楼,大片的公寓楼基本都是外省人或年轻人的天下,沿街甚至沿着海边一幢幢两层或多层的独楼,精致而漂亮,其实那里住的都是济州的普通人家。

除了这“三无”,济州还有“三多”,即风多,石多,女人多。济州岛位于韩国最南端的北太平洋海上,处于季风的风口上,四面环海,无遮无挡,每年季风来临时,狂怒的风暴长驱直入。济州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都住茅草屋,有时一觉醒来,屋顶早已不知被掀到哪里去了。这样的环境,也养成了济州人对石头的一份特殊的感情。

根据地貌学的探测,济州岛成形于120万~70万年前的火山喷发过程,岛屿的地质成分主要由堆积岩层、玄武岩、火山暗流及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火山碎屑岩构成。放眼望去,整个岛屿的灵魂仿佛就是石头。用玄武岩雕刻的济州岛的守护神——石头爷爷,静静地守护在城门口,村口旁,那突兀的圆眼,扁平的鼻子,横闭的嘴巴,威严又滑稽,监视和守护着济州人的生与死。济州村子里的石墙也是用玄武岩的黑石垒成的,这种石头的特点是粗糙多孔,当狂风暴雨袭来时,石头的空隙便坚硬而又柔韧地化解了狂风暴雨的强度;济州人的坟墓四周也会用石头堆砌围墙,围墙边上立着给死人做伴的童子石。济州人的娱乐运动还有一项竟然是举石头比赛。总之,石头对济州人来说一生都是默默相守的朋友。至于女人多,恐怕不是指数量上的差异,而是济州历史上与陆地隔绝而形成的特有的岛屿文化。最早的海打鱼都属于男人的活计,而出海遇难死亡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女人也顽强地和海风、海浪搏斗。今天只有在济州和日本一带还存留的古老职

业——海女，仍然是济州岛的一道风景。虽然这道风景已如夕阳西下，但是海女在济州所代表的顽强、勤劳、聪慧、质朴的风貌，还可以在很多济州的女人或是女孩子身上闪现，后来我就结交了这样几位济州女孩，看着她们从青春洋溢的小女生，去中国或是到首尔闯荡，找到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又组成了可心的家庭，我不禁感叹，还是济州的女孩子，刚中有柔，柔韧相宜，实在是一种高超的生存智慧。

我在博物馆里还看到了一幅名为《耽罗巡历图》的画卷，这是1702年朝鲜时代济州牧使李衡祥来济州赴任后，一年中在济州管辖内巡视过程的所闻所见，由画工以彩图方式描绘而成。它详细记录了济州岛18世纪初官衙、城邑、军事设施、地形和风景，这不仅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还是一幅唯一现存的以记录画方式形成的艺术画卷。很多济州的纪念品上都印着这幅图的截面，古色古香，充满历史的情调。按照这幅图的指示可以在岛上寻到许多当年的遗迹，或是在遗迹上复原的历史。比如，在市厅附近的牧官衙，就是按照这幅图复原的一座建筑，这里曾是直到近代末期济州的政治、行政、文化的中心地所在。而作为济州牧的一块要冲之地，则位于牧官衙的北部，一处叫做“观德亭”的济州最古老的建筑。这是根据朝鲜世宗三十年（1448）辛淑晴牧使训练士兵的请求建设而成的。根据它的《创建记》所述，“观德亭”取自“射者所以观盛德也”，从这里我找到了射箭之所以成为韩国“国技”这一概念的最好诠释。韩国人自认为是东夷之族的后裔，“夷”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一人负弓”。是不是东夷族，这在史学界尚有争论，但韩国人对自己是天生的“弓箭手”的观念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射箭不是用眼睛来